

尋找水星

人物：

王地球：三十出頭，報社校稿人員。

服務生：二十五歲上下的男子，在逗號咖啡任職。

戴水星(們)、小說中的女人(可由同一人飾演)：三十歲上下的女子。

戴水新、王穎利(可由同一人飾演)：二十八歲左右的女子。

王地球的同事與主管：(畫外音)

場景：

王地球家、逗號咖啡館。

場景寫實，後頭架設一個大型螢幕，作為台詞中同音字、錯別字與生難字詞的視覺輔助。
(例如「峇厘島」與「巴黎島」、「毗鄰而居」…等)

第一場：升空準備

王地球的公寓，不算太新但看起來還算整齊

公寓有一個朝外的陽台，還有自己的廚房

王地球躺在地上，四周是散亂的棉被和枕頭

手機傳出一陣流行音樂聲，傳接著進入語音信箱，是王地球的聲音，聽起來十分開朗
電話答錄：「我是地球，這裡一切安好，不用請求太空總署救援。我正在獨自航行，在宇宙裡，無重的真空世界。」

王地球躺在地上接起手機，手機裡傳來一個中年男子的聲音

手機：王地球！你在搞甚麼？你昨天還沒校完就跑掉了，你快點給我——（電話被搶走，換成一個年輕男生的壓低的聲音）地球，你起床了沒？說話啊！我在講甚麼，你接電話一定就是起床了。我求求你快點來，Boss 已經在這裡爆走一個小時了，只差沒有殺去你家樓下踹鐵門。你不來我們也沒辦法開會——

王地球：(對著空氣)反正我又不重要。

手機：你說甚麼？不管啦，你有話要說，就快點來！昨天那個峇里島新婚假期的的新聞，你

怎麼都沒有把錯字找出來？是峇里島，不是巴黎島……唸起來好像一樣…反正是那個海上的小島，不是有鐵塔的那個啦。那個業配的旅行社氣炸了，問我們到底在搞甚麼鬼，我剛剛看 PTT 上面大家又在罵記者腦殘了啦，齁，你到底是怎樣，鐵塔怎麼蓋在島上，這樣島上的人要住在哪裡，島這麼小一個……不重要，這一點都不重要。

王地球：（對著空氣）不重要，甚麼都不重要。

手機：奇怪，你昨天只有一則新聞是完全把錯字挑出來的，就是那個社會二版的，瓦斯工人的情殺案。你連兩人「毗鄰而居」、兇嫌的心態是「玉石俱焚」還有街坊鄰居「風聲鶴唳」你都把他校出來了，很不簡單欸……

投影幕出現作業紙，上頭歪歪斜斜寫著「毗鄰而居」、「玉石俱焚」與「風聲鶴唳」

王地球：（對著空氣一面用手比劃）「比」鄰而居……「玉米」俱焚……風聲……風聲鶴「淚」

投影幕上的字被一支紅筆改正成王地球的版本

手機：甚麼？哎呀不管啦，你快點，我們不能沒有你。我求你快點——

王地球掛上手機，開始讀上面的訊息，一面起身穿衣服，四處遊走

投影布幕出現太空的影像，上頭顯示王地球說話的內容，如同有人正在打字

王地球：「親愛的地球，我相信現在你已經睡了，我總覺得我們好像活在不同的時區，你迎向亮麗的白天時，我的黑夜正要降臨；你在黑夜時需要擁抱，但我卻在陽光下享受生命。」

王地球打了一個隔

王地球：「這段時間我想了很多，像是到了宇宙的最遠的那個角落再回來。然而在回航的途中，我不想再回去原本的位子了。那裡很好，但是卻不是我的『型』狀。」

王地球像是電器短路，愣了一下

他望向投影幕

王地球：型狀？形狀？形狀！是形狀！甚麼叫做「不是我的形狀？」你的「型」狀是甚麼？我的形狀是甚麼？

王地球在空中比劃，激動地被自己穿到一半的褲子絆倒

停頓

打字的游標一閃一閃

王地球：「如同你常說的那個笑話，你是地球，我是水星，我們都是行星，活在同樣的宇宙裡，

同樣繞著太陽旋轉。但是地球，我們的差異卻是如此的多。我這麼靠近太陽，我這裡空氣稀薄。水星是最小的一顆行星，然而最最重要的是：水星繞行太陽一周，只要八十八個地球日，而你卻要整整三百六十五天。」

停頓

王地球：其實有時候是三百六十六天（看了看日曆）例如今年。

螢幕打出：「是喔。」

王地球覺得詫異

螢幕將字刪去，游標持續閃爍。

王地球：「或許，我們可這樣假設，這樣大膽的假設，我們或許根本不是繞著同一個恆星『懸』轉。」懸轉？甚麼旋轉？為甚麼可以再打錯一個字？為甚麼？形狀？旋轉！旋轉？形狀！

「型狀」與「懸轉」兩字越來越明顯

王地球拿起電話撥出

王地球：我告訴你，你昨天打給我的簡訊我看到現在，有兩個錯字。有兩個。我昨天晚上剛看到的時候因為太難過所以沒有發現，我剛剛重看了一次才發現有兩個？你知道那代表甚麼嗎？……你自己應該知道。

投影幕暗去

電話另一頭傳出：「你的電話將轉接到語音信箱，嘟聲後開始計費，你可以開始說你的心事了……」

王地球：水星，這是妳離開我的第一天，我不知道這通電話可不可以把話帶你。我只知道你會離我越來越遠……。我有好多話來不及說，我想問，你想和我去南極嗎？對，南極……。

第二場：水星是最小的一顆行星

店內播送著霍斯特《行星組曲》中的〈水星〉

燈亮

一間咖啡館裡面，不大，顏色輕快明亮。店內裝飾著幾幅小小的水彩畫，放在木褐色的牆上十分搶眼，卻不顯老氣。

王地球坐在咖啡座上等人，顯得有點焦躁。服務生在吧檯擦著玻璃杯

王地球：(招呼)先生……ㄗ，不好意思可以你幫我加水嗎？我想換一個杯子，這個杯底好像有一點……髒。

服務生：馬上來。

服務生到王地球桌邊填滿他的水杯

服務生：你需要再來一杯咖啡嗎？

王地球：為甚麼我要再叫一杯咖啡？

服務生：因為你已經喝了十二杯水，叫我換過七次杯子了。十二與七……真是一組相當「時間」的數字。

王地球：甚麼時間不時間的

服務生：十二、七、三百六十五、一百……

王地球：你可不可以把這個音樂關掉？

服務生：OK

服務生走回吧檯，將音樂關掉

一陣有點尷尬的安靜

服務生：要來一片蛋糕嗎？

王地球：你都沒別得事情好做嗎？

服務生：冷靜點，我可是把你喝過的杯子都洗好了

王地球：很棒（看服務生名牌）謝謝你……K……K

服務生：就是 Kevin

王地球：喔，我還以為會甚麼很艱難的英文單字，畢竟在這樣的咖啡店打工，感覺會取一個比較……特別的英文名字

服務生：例如 Kaleidoscope？

王地球：那是俄國人的名字吧。

服務生：其實那是萬花筒的英文。

王地球：喔。真酷，我都不知道。

服務生：或是 Kayak。

王地球：甚麼？

服務生：Kayak，就是皮艇，他長得有點像獨木舟，是愛斯基摩人發明的——

王地球：我覺得你可以在這裡講船的故事講一個下午

服務生：不只是船喔。這個單字很酷，他的拼法是 K-A-Y-A-K，他從頭拼到尾，或是從尾巴拼回來，都是一樣的。

王地球：你好像很喜歡講這些有的沒的。

服務生：我四處去玩，常常聽的很多這些有趣的「有的沒的」……有一些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王地球：那你應該沒有去過南極吧？

服務生：南極？

停頓

王地球：沒事，今天的蛋糕是甚麼？

服務生：有蘋果肉桂派和布朗尼——

戴水星走進店裡，看到王地球，上前

戴水星：請問你是——

王地球：對，是我（對服務生）給我兩塊蘋果派

戴水星：我喝咖啡就好

王地球：給她一塊布朗尼，我還是一樣蘋果派

戴水星：我喝咖啡就好。

王地球：好，（對服務生）也給他一杯水吧

戴水星：南極？

王地球：對，南極。

兩個人對坐，有些尷尬

王地球：所以你也叫水星？

戴水星：我看到你發文在——

王地球：請問你貴姓？

戴水星：我姓戴

王地球：戴？

戴水星：戴帽子的戴。

王地球：取代的代

戴水星：並不是

王地球：我當然知道不是。我開個玩笑的啦，不要太介意。

戴水星：我還好，那請問你是……

服務生送上蛋糕和飲料

王地球：我叫做地球，王地球。

服務生：地球？我突然我就算叫做萬花筒也不奇怪了

王地球：你為甚麼不去洗你的杯子？

服務生回到吧檯

戴水星：你認識他喔？

王地球：不認識。

戴水星：王地球先生——

王地球：我可不可以有一個不求之請

戴水星：可以可以

王地球：可以？

戴水星：我是說，你可以說說看，我再看看能不能幫上你。

王地球：是這樣的，我想問你可不可以給我你的臉書？

戴水星：臉書？

王地球：臉書。

戴水星：臉書就好嗎？

王地球：對，臉書就好。

戴水星：好

兩人拿出手機，互相成為好友

王地球：Stephanie Dai？

戴水星：那是我。

王地球：為甚麼不用本名？

戴水星：我覺得有點尷尬……(看了一下手機)哇，你還真的叫做王地球。

王地球：為甚麼尷尬？

戴水星：畢竟這個名字太……引人注目了，大家看到你的第一印象永遠是這個很怪的名字。我已經花了好多時間去解釋我的名字是甚麼，「我叫做戴水星，白開水的水，星星的星，對，是你想的那個水星，最靠近太陽的那一顆行星，這是我的本名，我生下來就叫這個名字。」

王地球：我都說「地球，就是你腳下這顆星球。」

戴水星：你簡單多了，大家都住在地球上，倒是去過水星的人沒那麼多。大家好像都不了解水星。所以我才把我自己的名字取成了 Stephanie，Stephanie Dai 這個名字好……無聊？如果去搜尋這個英文名字，會出現成好幾百個 Stephanie Dai。我還真的有查過，他們有的是美髮師，有的是國小老師，還有是體育選手的 Stephanie，幾乎不會找到我。我就可以順順利利的躲在這個名字背後，不再引人注目。

王地球：還有一個作家和你同名同姓。

戴水星：我不知道，他寫了些甚麼？

王地球：自己的故事，別人的事情，大概就是那些吧。

停頓

王地球：戴小姐，請問你是從事甚麼行業的？

戴水星：我在郵局工作。

王地球：很酷。

戴水星：我有寫在我的臉書簡介上，你稍微往下滑可以看到。

王地球：喔我看到了，上班都在忙甚麼？

戴水星：每天就是在處理一些郵票、信封或是包裹的事情。

王地球：像是一部機器中，一顆重要的螺絲釘。

戴水星：像是一個宇宙裡，一顆可有可無的星星。

王地球：好吧，我承認我也很久沒有寫信，甚至踏進郵局一步了

戴水星：我沒有責怪你的意思。那請問你是在哪裡高就？

王地球：高就？你用詞都很……正式

戴水星：我緊張就會這樣，別無他意。

王地球：我在報社上班，處理一些標題、圖片或是錯字的事情……主要是錯字的部分。

戴水星：我很久沒有看報紙了，我們家好像也沒有訂閱報紙。

王地球：謝謝你對我這麼誠實，我也常覺得自己會被淘汰掉。

戴水星：你比我重要多了。我離開後頂多是少一個人幫忙收信，但是你一離開，全國人民就只能看滿是錯字的報紙了。你才是重要的螺絲釘。

王地球：但終究都只是螺絲釘。承載著別人的重量，出錯了才會被捉出來釘。就像一個錯字，你讀一整篇文章的時候，看過去，知道意思後你就把那些字丟掉了，只有錯字出現時你才會認真注意到那個字。這不是很難過嗎？

戴水星：當一個錯字也需要勇氣吧，我還是寧願安安分分的被讀過去。

王地球滑手機

王地球：你上個月去了英國。

戴水星：我姐姐嫁去英國，她的婚禮辦在那裏。我把我所有的假都請光了，但整趟旅行還是很趕。

王地球：英國有甚麼？

戴水星：大笨鐘、泰晤士河還有下雨天。

王地球：沒有甚麼意料之外的事情。

戴水星：有的時候我常覺得，這個世界沒有甚麼意外了，都只是自己要不要去看到而已。通常會注意到的都是壞事。像是發現一篇文章有錯字的感覺，絕對不是好事吧。

王地球：所以大笨鐘、泰晤士河還有下雨天都是你在英國注意到的壞事？

戴水星：那只是我隨口說說的，其實我也不太記得了。

王地球：所以你喜歡旅行。

戴水星：對，這就是為甚麼我來——

王地球：很趕。

戴水星：甚麼？

王地球：你的臉書寫的，「下了機場馬上奔去姊姊安排的民宿，行程雖然很『敢』，但是還是很興奮～」。

戴水星：那是第一天的事情，英國真的——

王地球：行程真的很『敢』。

戴水星：你到底想說甚麼？

王地球：你打成勇敢的敢了

戴水星：(查看) 喔，真的，應該是打字打太快，但也沒有不行吧。看起來像是某種……雙關？

王地球：這是一個錯字。

戴水星：我把我所有的假都請掉，去參加其實不太喜歡的姐姐的婚禮，在飛機上狂吐，在英國感冒，還被迫用破爛的英語和英國人聊天。而且我討厭我姊夫看起來的樣子，回程的時候皮夾不見。這一切也算是某種「勇敢」吧。

王地球：但終究是錯字啊。

戴水星：這是一種幽默……感。感覺的感。

王地球：哈。(招呼) 你可以再幫我到一杯水嗎？

服務生：喔……好

服務生收下喝完的咖啡杯，幫兩人倒了水

王地球：你喜歡看書嗎？

戴水星：我喜歡看雜誌。

王地球：甚麼樣的雜誌？

戴水星：都看，你知道的，就是雜誌。其實我比較喜歡看……電影。

王地球：電影。

戴水星：就是你知道的，那些電影。

王地球：那你平常的興趣是甚麼？

戴水星：我聽歌。

王地球：我也喜歡聽音樂。

戴水星：我都滿喜歡的。一切……可以殺時間的事情。

王地球：例如旅行？

戴水星：我還有部落格，寫一些出去玩的事情。(滑王地球的手機) 你可以在……這篇貼文的下面看到網址……有空可以看看。

王地球盯著手機

戴水星：我目前還在練習啦，平常下班都沒時間想事情了，哪有人有空可以寫作。

王地球：可是你剛剛說你喜歡可以殺時間的事情。

戴水星：人生真的很複雜……我需要去一下廁所。

戴水星起身

戴水星：請問洗手間？

服務生：在馬來西亞隔壁。

戴水星：馬來西亞？

服務生：馬來西亞是我們儲藏間的名字，隔壁是我們的洗手間，他叫做太平洋。

戴水星：在太平洋上廁所感覺違反甚麼環境保護公約。

服務生：放心，沒有人會抓走你。

戴水星離開

服務生：先生(王地球不想理會，開始翻店內的旅遊雜誌)先生……王地球！

王地球：幹嘛啦？

服務生：你還真的叫做王地球，我還以為是你的藝名欸。

王地球：我幹嘛取藝名，我只是來喝個咖啡，又沒什麼好躲的。

服務生：很難說喔，我在這邊看過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王地球：甚麼？

服務生：我忘記是甚麼時候了……好像是一個下雨的晚上吧，那天店裡客人很少，只有一個男人帶著筆記型電腦在用。他從五點多就坐在那裏了，只點了一杯咖啡，連水都沒有要我再加。那天很冷，那個男人穿著短袖短褲，咖啡也沒喝就放到冷掉。他就坐在那個角落，那盞檯燈下面，我看著他，有一種錯覺，好像他是靠著那個燈光在取暖。

王地球：看起來很慘。

服務生：但我都不敢走過去，他很專心的在敲打鍵盤，像是有人在追著一樣，他頭也不回的不停把很多東西寫下來。他寫的激動的時候腳會不停的抖，整個咖啡桌也會微微晃動，發出碰撞聲。九點多了，我總算走過去問他需不需要甚麼，你知道他說甚麼嗎？

王地球：給我滾開？

停頓

服務生：才沒有這麼俗濫好不好。

王地球：這可是現實世界呢。

服務生：他說——

戴水星回來

戴水星：王地球——

王地球：等一下，我聽故事聽到一半。

戴水星：我有事要和你談談。

服務生：我不吵你們了。（離開）

王地球：（愣）你說話好像戴水星。

戴水星：我就是戴水星。

王地球：喔……我沒別的意思。

戴水星：我都知道了。

王地球：知道甚麼？

戴水星：你都寫在臉書上，我剛剛在上廁所的時候把他讀完了。

王地球：你在太平洋上滑手機？

戴水星：我沒有在和你開玩笑。

王地球：（愣）他也會這樣說話。

戴水星：你為甚麼還要把我找來？

王地球：你自己要來的。

戴水星：你是在怪我嗎？

停頓

王地球：她很常說這句話……

戴水星：我就知道！

王地球：她——

戴水星：我以為你會不一樣，我看你寫的那篇訊息，我覺得你很特別，和其他人都不一樣。

王地球：其他人？

戴水星：在這好幾個月裡面，我看到類似的「徵友訊息」，出來碰面的其他人。他們多半都對我非常非常好，但是他們通常不是想和我上床，不然就是因為家裡逼婚，他想隨便找個人結婚。或是把我當成前任的分身，去彌補遺憾。當我看到你要找一個人一起去南極的時候，我以為你是一個很酷的人。

王地球：我覺得你好像誤會了甚麼？

戴水星：你的前女友也叫做戴水星，請問我是誤會了甚麼？

王地球：我只是想找一個人把那張機票用掉。

戴水星：你只是來找另一個戴水星，讓自己不要那麼難過。

王地球：你們同名同姓，然後呢？

戴水星：你就是把我當成他的替代品。

王地球：我沒有。

戴水星：你剛剛甚至要幫我點一個他喜歡的蘋果派。你們在一年前，打卡在這間餐廳然後上面寫——

王地球：夠了不要念。

停頓

王地球：你才不是他的替代品。而且，我也沒有想要用你取代他。應該說……現在還沒有人可以取代水星……

停頓

戴水星：我以為你是真的喜歡我，喜歡這個有點無聊的我。我以為你是真的想和我去南極。

王地球：而且我從來就沒有打算要找另外一個人「一起」去南極。

戴水星：你是一個騙子。

王地球：你為甚麼不相信？

戴水星：因為這樣一點都不好玩，拿甚麼南極出來當幌子，並沒有比較高招。

王地球：我只是要把那張機票用掉，所以才會找一個同名同姓的人。只要同名同姓就好，沒有別的。

戴水星：所以你問我看不看書、電影或是雜誌，喜不喜歡和你的戴水星一樣寫作，或是「熱愛旅行」……而且你的戴水星，不會在臉書上寫錯字。還有，你還問我覺得你們一起慶祝三周年紀念日的英國，好不好玩？

停頓

王地球：或許你說對了。

戴水星：雖然我不特別，但並不代表我被騙的時候，不會難過。

王地球：我只是問，我想知道答案的問題。

戴水星：你想知道，我可以和你的水星有多像。然後這左右了你要給我多少的愛。

停頓

王地球：對不起讓你失望了。

戴水星：對不起我又讓自己失望了。

王地球：嘿，別這樣想。

戴水星：我想還是算了，至少我發現了。

戴水星要離開

戴水星：對了，謝謝你今天和我說的那些，錯字、螺絲釘甚麼的。謝謝你說我是「一顆重要的螺絲釘」，這個比喻很無聊，但是還是謝謝你。從來都沒有人這樣告訴過我。身為一個錯字，要感到驕傲是很不容易的。

王地球：沒有人是一顆可有可無的星星啊。

戴水星：我不知道，希望有人可以真的讓我覺得我很重要。我也希望你可以這樣覺得。

王地球：我也希望。謝謝你今天來。

戴水星：不客氣，你應該很了解水星的事情吧。我是指，真正在天上的那顆。

王地球：多多少少。

戴水星：水星繞太陽一圈大概要八十八個地球日，地球繞一圈要三百六十五天——

王地球：有時候是三百六十六天。例如今年。

戴水星：對，那他們多久會碰到一次呢？

王地球：聽起來像是數學問題。

戴水星：我曾經研究過喔，我原本想用這個點子來寫一篇小說，有一個人是地球……有一個人是水星，他們相遇然後錯開……

王地球：這不是小說，這是我的人生，此刻的人生。

戴水星：那你想知道他們多久會再碰到嗎？

王地球：好。

戴水星：他們大概是每一百一十六天就會擦肩而過。但我總是在想，會不會每次的碰面時，其實水星都不是水星了，地球也不是地球了。

王地球：或者是，每次碰到的都不是同一個地球或水星？

戴水星：或許今天就是這一百一十六天的一次碰面吧。

王地球：或許喔。那我們就要說再見了。

戴水星：再見，希望你可以找回你的水星。

王地球：也希望你能找到……讓你不再覺得自己是可有可無的人。

戴水星：或許我需要找到一個全新的宇宙吧，哈。

王地球：那祝你旅途平安。

戴水星：祝你航行順利。

戴水星離開

服務生：你們在演哪齣啊？

王地球：我也不知道，但我又好像知道了一些甚麼。

服務生：一百一十六也是一個很時間的數字。

王地球：沒錯（原地旋轉了一圈，像是在確認一些甚麼）

服務生：你要把剛剛的故事聽完嗎？

王地球：我不用同意，你也會繼續說。

服務生：後來那個男子抬起頭看著我說：「我需要有人幫我讀這個東西。」

王地球：「這個東西」？

服務生：對，我看到他開了一個 Word 檔，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字，那時候雨還在下，而我其實也差不多要打烊了，但是我還是坐下來開始讀。那天很冷。

王地球：上面寫了甚麼？

服務生：上面寫了一個故事

雨聲漸進

燈暗

第三場：水星是最靠近太陽的一顆星

同一間咖啡館裡面

王地球坐在咖啡座上，對面坐著一個女生

王地球：不好意思，你可以再說一次你的名字嗎？

戴水新：我叫做戴水新

王地球：戴水「星」？

戴水新：戴水「新」。

王地球：是「星」嗎？

戴水新：是「新」。

王地球：(故意發的很重)「星」？

戴水新：你是在笑我嗎？我就說了，(聽起來沒有很大的差別)是「新」。

王地球：我沒有聽清楚。

戴水新：新聞的新，新鮮的新，新光三越的新。

王地球：你早說嘛……(突然想到甚麼)所以你的名字倒過來念就是——

戴水新：新水戴！就是薪水袋，你每個月最期待的薪水袋，哈，我先講了。

王地球：啊……好喔。

戴水新：我真的很不懂，為甚麼全世界聽到我的名字，都是想要從後倒著讀過來？

王地球：這樣滿好笑的……抱歉我沒有別的意思。

戴水新：我不會很在意開玩笑，但真的覺得很奇怪，為甚麼要倒過來呢？

王地球：(小聲地)球……地……王。(回過神來)喔我在倒著念念看我的名字。或許這樣可以發現一些甚麼。其實被倒過來念沒有不好，你同時擁有著兩種不同意義，像是一顆星球的兩面。

戴水新：但有些星球往往只會對我們展露出一面啊。

停頓

戴水新：我現在是一間飲料店店長。喔，我覺得你想問，所以我就先講了。

王地球：謝謝。

戴水新：就是處理一些粉條、椰果或是珍珠的事情，甜滋滋的。

王地球：感覺很快樂。

戴水新：我不會這樣形容。你呢？

王地球：我剛剛在客套啦。

戴水新：你是在哪裡高就？

王地球：你……喔，換我了喔。

戴水新：這是一種禮貌吧，我是指在那樣的場合。

王地球：我是在報社上班，對，負責一些……錯字的事情。

戴水新：錯字，像是新和星之類的。

王地球：新聞、溫馨、欣慰、筆芯、辛苦、薪水、星球、興奮、腥臭、惺惺相惜，心驚膽戰……這一些的。

戴水新：但是「水」大家都不會打錯。

王地球：水果、水球、熱水、洪水、水龍頭、背水一戰、透明水彩……都是同一個水，或許是因為沒有辦法犯錯吧（突然起雞皮疙瘩）好像在上班。

戴水新：你今天不用上班啊？

王地球：今天禮拜幾？

服務生送上咖啡

戴水新：禮拜三。

服務生：禮拜四了喔。兩位的拿鐵，今天需要蛋糕嗎？

戴水新：我想要蔓越莓派。

服務生：地球呢？

戴水新：地球？

王地球：我叫做地球。

戴水新：你真的叫地球，我以為是藝名欸。

王地球：我都沒有覺得薪水袋有甚麼好奇怪的了。

戴水新：夠了。

王地球：給我蘋果派吧。

服務生：馬上用光速送過來。

服務生準備蛋糕

戴水新：光速？他認真。

王地球：應該是某種隱喻吧，哈。

戴水新：你認識他？

王地球：算是吧。

戴水新：酷。

停頓，戴水新拿出手機

戴水新：你喜歡狗還是貓？

王地球：甚麼？

戴水星：貓，還是狗

王地球：狗。

戴水新：你喜歡白飯還是麵條？

王地球：我喜歡米粉

戴水新：白飯和麵條選一個。

王地球：麵條啦。為甚麼不能吃米粉——

戴水新：別吵。下一題，你喜歡下雨天還是大太陽？

王地球：當然是大太陽啊，誰喜歡下雨天——

服務生送上蛋糕

服務生：下雨天加一。下一題，蔓越莓派還是蘋果派？

王地球：我剛剛點的是蘋果派。

服務生：恭喜你答對了，你可以得到蘋果派，這是小姐你的蔓越莓派。

戴水新：你的光速真快。

服務生：不客氣。

服務生離開

王地球：這是甚麼奇怪的快問快答啊？

戴水新：（展示手機）這是一個 APP，叫做「真心二選一」，「可以快速認識對方，並了解彼此的真心，拉近距離、感情升溫喔！（冷漠）也可以藉此淘汰不適合的對象。」

王地球：這是甚麼功能提醒啊？而且為甚麼都是我被問！

戴水新：你別吵……他還有別的欸，「開放問問看」，感覺好像很好玩。

王地球：為甚麼感覺會問一些很……「開放」的問題啊。

戴水新：你在想甚麼啊？他是指他會問「開放性問題」，你想到哪裡去了？

王地球：好好好你問。

戴水新：「請問你害怕甚麼昆蟲？」

王地球：這甚麼問題啊？

戴水新：你就回答啊……我自己先講好了，我怕蜘蛛。

王地球：蜘蛛嚴格來說並不是一種昆蟲。

戴水新：但是我怕他

王地球：但是他不是這題的答案。

戴水新：喔隨便啦，反正我怕蜘蛛……你要不要寫下來？

王地球：寫下來？

戴水新：對啊，這樣你就不會忘記了。

王地球：喔好（拿出手機，在上面打字）

戴水新：下一題，「你到目前為止最大的成就是甚麼？」，你回答。

王地球：我想想……我想到了！我高中是國語文競賽代表隊。

戴水新：甚麼項目？

王地球：字音字形，我還拿過全國第二名。

戴水新：感覺滿厲害的。

王地球：字音字形是一種力與美的競賽，他是國語文競賽裡面的短跑跨欄、是踢踏舞、是煙火。你必須在短短十分鐘內，寫完一百題的字音、還有一百題的字形。總共兩百題欸！寫的時候幾乎感覺不到自己在思考，彷彿一台不停運作的機器，反射性地填下每一個答案。

戴水新：你聽起來真的很喜歡

王地球：你知道最爽的是甚麼嗎？是你一排橫掃過去，每一個答案都直些浮現在你眼前，每一個答案都精準命中，而且你又寫得工整，每個字好像都在和你笑……（陶醉）「霰彈槍」……「油燭筍」……「治絲益棼」……

投影幕浮現這幾個詞，如同幻覺

戴水新：哈囉！哈囉？地球？水星呼叫地球？

服務生走過來

服務生：需要甚麼嗎？

戴水新：Houston, We've Got a Problem.

王地球：「涸鱗濡沫」……「櫛風沐雨」……「擐甲執兵」

服務生：他怎麼了？

戴水新：他沉醉在「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的世界裡。

服務生：我來試試。

服務生湊近王地球的耳朵旁說了些話

王地球回過神來

王地球：是「ㄣㄩㄣ」！「ㄣ」、「ㄩ」、「ㄣ」，一聲「ㄣㄩㄣ」

服務生：危機解除。

戴水新：你做了甚麼？

王地球：他剛剛在我耳邊說了很可怕的事情……他說他每天洗咖啡杯……洗到手都……我說不下去

服務生：我說，我洗咖啡杯洗到手都「ㄍㄨㄟ」裂了。

王地球：拜託你，不要再說這個可怕的字眼了。「ㄣㄩㄣ」裂，是「ㄣㄩㄣ」裂。和我唸一次。

服務生：「ㄣㄩㄣ」裂。我要回去繼續洗杯子了。

戴水新：這招我學起來了。

服務生對戴水新使了個有默契的動作

戴水新：我喜歡他。

王地球：喔，太可怕了。真想回去寫那些題目。那大概是我這一輩子最有成就感的時候了。

戴水新：但後來你還是在……某間報社工作而已。

王地球：別這樣。我也是很努力的。

戴水新：我滿好奇那是後的第一名是誰？

王地球：他現在是我的同事，負責影視新聞版，坐我隔壁。每天都在挑出誰誰誰的名字被打錯的事情。這可事關重大，如果名字被打錯，這不是發個道歉啟事就可以彌補的。

戴水新：記者腦殘。

王地球：你鄉民喔。

戴水新：我們來問下一題。

停頓

戴水新：好吧，所以你真的有去南極的機票嗎？

王地球：真的有，不然我怎麼會在這裡。

戴水新：我真的不用出錢吧。

王地球：不用，我是真的要把機票送出去。但是只有機票，甚麼行程我都取消了，真的只有機票。

戴水新：沒關係，總共飛行時間要多久。

王地球：三十個小時左右吧，要不停轉機。

戴水新：轉機。

王地球：必須要從桃園機場飛到東京的成田機場。接著轉往拉斯維加斯，才能搭上到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飛機。

戴水新：我想我會暈機。

王地球：真難過。

戴水新：要很早集合嗎？

王地球：非常早。

戴水新：一趟過去要很多時間吧？

王地球：就像我剛剛說的，要飛過很多城市。

戴水新：你覺得要帶多少行李？

王地球：我第一次去，我也不清楚。

戴水新：不知道需不需要換每個地方的錢。

王地球：反正都只是轉機。

戴水新：所以南極有機場？

王地球：當然沒有。

戴水新：那要怎麼到南極？

王地球：坐船過去。

戴水新：我會暈船。那我們要在哪個城市坐船——

王地球：這不是重點。

戴水新：重點是甚麼？

王地球：重點是你竟然沒有問我，為甚麼是南極？

停頓

王地球：你不好奇，為甚麼我要去南極？

戴水新：我猜你喜歡冷的地方。

王地球：我很怕冷。

戴水新：你喜歡企鵝。

王地球：事實上我有點怕鳥類。

戴水新：騙人的吧。企鵝是鳥類？

王地球：就和蜘蛛不是昆蟲一樣，這是事實。

戴水新：喔……我寫下來（在手機打字）我猜你喜歡坐飛機？

王地球：坐飛機？你是認真的嗎？

戴水新：我猜你想要去南極看指南針是不是真的會指到地上？

王地球：我感覺得出來你盡力了。

戴水新：好啦我不知道，我盡力了。

王地球：你剛剛不是想問我很多怎麼去南極的問題嗎？

戴水新：我沒有想到這一塊。

王地球：你真的就只是想要那張機票？

戴水新：對……那你怎麼不問，我為甚麼想要去南極？

停頓

王地球：喔……你為甚麼想要去南極？

戴水新：太晚了啦。

王地球：你願意說嗎？

戴水新：因為我想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很遠、很冷、沒有人會找到我的地方。但是我知道依照我現在擁有的一切，繼續這樣下去，等到我有能力去南極的時候，我已經沒有力氣去南極了。

王地球：等到都老了。

戴水新：老到都忘記自己為甚麼要努力了。

王地球：你為甚麼不想要被找到？

戴水新：我或許不是不想被找到，而是想要躲開在人群中的自己……我只能說，我不喜歡那種樣子。我一直都是在透過別人的話來認識自己，例如薪水袋的笑話，例如我每天接觸的粉條椰果。其實我不討厭蜘蛛，我對他沒有甚麼感覺，只是我覺得我應該要這樣說，這樣才比較像……我想像中的自己。

王地球：你想像自己甚麼？

戴水新：走在人群裏面，我都覺得自己走在鏡子的迷宮裡面，有些鏡子放得很歪，有些根本不是平面。但我還是相信那上頭照出來我自己的影像，然後很努力要維持那種樣子。但是人群會移動，我也會走，只要樣子改變，都讓我很害怕。

王地球：很害怕，所以你不被找到。

戴水新：每天都很努力地躲起來。

王地球：那去了之後呢？

戴水新：我不知道，如果順利的話一定要回來啊。但至少可以把一些東西留在那裏。

王地球：你很難真的「留下」甚麼東西在南極。

戴水新：我知道，這只是一個比喻。

王地球：南極的生態很脆弱，有一段時間是連狗都不能被帶上南極的。現在人類要踏上南極，

也要經過重重的防衛措施，以免破壞當地的環境。

戴水新：你做的功課比我多呢。

王地球：計畫好一段時間了。

戴水新：你呢？你為甚麼要去南極？

王地球：南極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

戴水新：但是你怕冷。

王地球：所以我才要找人一起去。

停頓

王地球：我雖然說我只提供機票，但是我是真的很想要找人一起去南極。而且南極——

戴水新：南極？

王地球：我剛剛說過的，南極是整個地球最脆弱的地方。很脆弱的地方，只有重要的人才可以去。

停頓

戴水新：你當初不應該參加字音字形，應該去寫詩的。

王地球：謝謝你。

戴水新：那個人對你一定很重要。

王地球：她不會回來了，她是一顆很美麗的星星。這張機票……這整趟去南極的旅行原本像是個禮物……現在變成一封寄不出去的信。

戴水新：現在你要更改郵寄地址了？

王地球：我也想把信，寫到一個新的地址了。

停頓

王地球：你願意和我去南極嗎？

戴水新：或許不會了。

王地球：不會？

戴水新：你知道嗎？我來之前，真的覺得我可以很快地和你拉近距離，然後你就會給我這張

機票，然後我就可以實現我的願望。我不是在否定你，但我是真的這麼想的……我現在才突然發現，如果我真的是要到一個沒有別人的地方，或許，我真的應該「自己」去南極。

王地球：我們還是可以一起去，我不會吵你的。

戴水新：你覺得你這一輩子會去幾次南極？

王地球：可能就這麼一次了。

戴水新：那請你，找一個你願意讓他走進你的脆弱的人，再和他一起去南極好嗎？就像我，終於下定決心要一個人去了。去一個沒有鏡子的地方，只有大海，冰山，還有「我」，我自己。

王地球：你真勇敢。

戴水新：我不確定，或許我走出這間店我就會後悔了，但我現在願意試試看。

王地球：要告別那些椰果、珍珠或是粉條，那些甜滋滋的，還有笑話。

戴水新：你也要告別很多很多的錯字。

王地球：真的不簡單，就像你說的，好像因為那些錯字存在，我才真的存在。

戴水新：像是我的「新」對你來說，也是一個錯字呢。

停頓

戴水新：你自己怎麼沒發現？你要找的人叫「水星」，但我叫做「水新」，雖然念起來很像，但真的完全不一樣。她是 SHING，但我是 SHIN，少了一個 G，她是星，我是新。一點點不一樣，這是一個標標準準的錯字啊。

王地球：一點點不一樣的錯字。

戴水新：但還是錯字。或許，你應該找到那個對你來說，至少沒有錯字的人。

王地球：她離開了。

戴水新：但會有人再來的，像風，不會只有一陣吹過來。

王地球：你才該去寫詩。

戴水新：不客氣，其實我以前兼差過寫早餐店飲料杯的笑話呢……哈，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王地球：真棒，感覺是很有趣的過去。

戴水新：你不是真的怕鳥類吧。

王地球：其實有一點，但是企鵝我可以。

戴水新：大家都喜歡企鵝。

王地球：沒錯。

兩個人相視而笑

戴水新起身

戴水新：好了，要回去顧店了，繼續幫所有人泡好喝的珍珠奶茶。

王地球：今天謝謝你來。

戴水新：不客氣，你可以把她找回來喔，如果你真的很想和她去南極的話。

王地球：那你也要記得，你要自己去喔。

戴水新：祝我們旅途平安。

王地球：祝我們各自的旅行都平安。

戴水新離開

服務生：所以…你要去找她嗎？我是指，你原本想一起去南極的人。

停頓

王地球：你上次和我說的事情是真的嗎？

服務生：真的，我都還記得，因為我讀的那個故事真的太怪了。

王地球：你再講一次。

服務生：那個故事裡面的女人每天都在買唇膏，後來買到破產後，她開始去偷她隔壁鄰居的女兒的化妝品。她的新鄰居很有錢，那個女兒的房間只隔了一個陽台，這個女人都趁著上課時間爬到隔壁，偷擦他們的名牌唇膏，然後再偷偷爬回來——

王地球：「每天這樣攀爬的過程，讓我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常春藤，來來回回的糾纏在鐵窗上，只為了得到一點點陽光。」

服務生：對，那個男人還指著這個句子問我，要不要把「陽光」改成「色彩」或是「溫暖」。然後就這樣來來回回了好幾個禮拜，她發現隔壁家真的很有錢，每隔幾天抽屜裏面就會多出新的唇膏，但是都沒有其他化妝品，就是只有唇膏，不同色號、品牌或是季節限定款。「拉開抽屜，一整排的調色盤攤開，密密麻麻，顏色在推擠著彼此，鬧哄哄的嘉年華。」

王地球：那個女人因為擁有了好看的唇膏，讓她的桃花朵朵開，她認識了幾個不錯的男人，換了一個不錯的工作，人生一帆風順，對吧？

服務生：算不上是一帆風順，還記得嗎？有一天他在電梯裡遇到一個高中女生，清湯掛麵的髮型，單薄的身子被放在過大的制服裡，臉上唯一有色彩的地方是她的黑眼圈，而她——

王地球：「嘴唇彷彿親吻過冰雪，失去血色。整個人像是牆壁上的一個汗漬，很淡，但是卻又存在。」

服務生：對。有一天，隔壁鄰居太太說他們要搬家了，拉著她女兒——就是那個高中女生一起送了蛋糕過來，還和她說說笑笑。那個女還被媽媽打扮得有點彘扭，穿著有些老氣的洋裝，綁了髮帶，但是嘴唇還是沒有任何顏色。

王地球：於是那個女人決定要再最後一次爬去隔壁，看看那些唇膏——或許再擦一次。她挑了他們搬家前的一個下午，爬到那個房間，裡頭東西都收了差不多了，小小的梳妝台還沒動，她走到梳妝台前，突然有人走了進來。

服務生、王地球：（同時）是那個女兒的爸爸／是那個太太的老公！

停頓

服務生：同一個人啦。反正後來那個女人躲到一大堆紙箱後面，透過縫隙看見男人熟練地拉開抽屜，做在鏡子前擦唇膏，還一面哼著歌。

王地球：「整個房間都是他喉嚨的聲響，被壓得細細的，卻還可辨識其粗糙的毛邊。」

服務生：你真的背得很熟欸。

王地球：我每一本，每一篇都讀好幾次……因為我當初就是幫她校稿的。

服務生：那最後那個女人最後怎麼了，你應該也知道吧。

王地球：當然，我看了這麼多次，當那個男人卸妝後離開，那個女人要爬回她家，當她在攀過鐵窗，她——

服務生：「大樓間傍晚的夕陽橘紅色的光線映在她臉上，像是某種細心裝扮，但她卻毫無知覺，不再感到快樂。」

王地球：你也滿熟的。

服務生：因為這句是我加的，我告訴那個男人我想要讓女人就坐在陽台上，他想了想，最後加了上去。原本故事就結束在女人坐在陽台上。

王地球：等等，才不是。

服務生：甚麼？

王地球：你說結尾是甚麼？

服務生：就是剛剛那句，她就坐在陽台上看夕陽。

王地球：沒有，女人最後掉下去死了，最後一句是「她墜在地上，如同一滴顏料濺灑在灰色的道路上，她的唇失去血色，卻也染上一抹永恆的紅。」

服務生：不可能，那時候我還和那個男人說，很高興你沒有讓這個女人死去，我受夠有人死去的故事了。

王地球：我和水星說，我喜歡這個死亡的結尾，她貫穿了唇膏關於顏色的意象，我覺得很高明。

服務生：我覺得改得很糟。

王地球：甚麼叫做「改」？

服務生：這是一個很爛的改編。

王地球：你是說水星抄了那個男人的小說嗎？

服務生：我就是這樣覺得。

王地球：不可能，水星為甚麼要抄別人的小說。

服務生：她可能寫不出來。

王地球：你不要亂說。

服務生：但這篇小說出現的比較早，我兩年前冬天讀到，但是水星的書，是出在甚麼時候？

王地球：去年夏天……

服務生：你看，這一切都很合理。

王地球：這很不合理。

服務生：為甚麼不合理？

王地球：為甚麼到現在都沒有人發現？那個男人寫得這麼辛苦，一定不可能是放在自己電腦裡面而已吧？

服務生：他說，他要交給……「出版社」

王地球：對啊！總會有其他人讀到，那為甚麼水星的書出版後，都沒有出來講？

服務生：或許男人不能說？

王地球：你為甚麼不說？

服務生：甚麼意思？

王地球：你應該很早就發現，我找的水星，是那個戴水星，對不對？

服務生：我很早就知道了。她出書的時候，我早就覺得讀過了。

王地球：對，那為甚麼拖了快一年才說？

服務生：因為……我也覺得這不是真的，我不懂，那篇小說原本寫的那麼好，為甚麼要被改成那樣才會被看到？

王地球：你還是覺得水星抄了那個男人的小說？

服務生：對。

王地球：水星已經出了好幾本書了，為甚麼要抄別人的小說？

服務生：她可能不知道要寫甚麼，但是她要一直出書才會紅。

王地球：她不需要紅，她的文字會證明他自己。

服務生：她不出書，她就會被忘記。

王地球：但是之前寫的東西，我都會第一個看，然後我們會討論……我雖然給不出甚麼很深邃的建議，但是我很喜歡和她討論她寫的東西……我覺得那些都是她寫的。

服務生：或許這是後來的改變，你未必真的了解她。

王地球：你和那個男人也只見過一次面吧！

服務生：不是你想的那樣，我是指，水星後來才開始抄別人的小說

王地球：不可能，我讀了好幾年，根本沒有甚麼不同，一直都是這樣！

停頓

服務生：會不會，從頭到尾，她都沒有自己寫過任何一篇作品。

王地球：你不要亂講。

服務生：但是這樣聽起來很合理對不對，這樣她的東西看起來都沒有問題，她只要拿了別人的東西改一改，就變成「她的東西」了。「她的東西」永遠就會長的一樣……

王地球：這都是你的猜測！不然你把那個男人找來啊，我們直接問他。

服務生：沒辦法。

王地球：為甚麼沒辦法？

服務生：他幾個月前搬去阿根廷了。

王地球：阿根廷？

服務生：就是那個在南半球的阿根廷。

王地球：好遠。

服務生：你為甚麼不去問水星就好了？

王地球：我沒辦法問！

服務生：甚麼叫做沒辦法？

王地球：如果可以問他，我只想問他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南極，而不是他是不是都在抄別人的作品！

停頓

王地球：會不會——

服務生：甚麼？

王地球：其實水星一直都和那個男人在一起，我只是幫他改錯字的……工具人？他其實愛著的人是那個男人？

服務生：王地球，不可能。

王地球：為甚麼不可能？

服務生：因為那個男人，是我男朋友。

燈暗

第四場：飛行

王地球的房間，但不完全寫實

電子訊息聲、電話聲、打字聲、人的呼吸聲…等混雜著，主要的旋律是舞曲般的鋼琴聲

王地球躺在床上

陽台上一個女人出現，燈光迷離

女人跳著符合旋律的慢舞，一面說著話

女人：「每天這樣攀爬的過程，讓我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常春藤……來來回回的糾纏在鐵窗上，只為了得到一點點陽光。」

停頓

女人：「只為了得到一點點溫暖……只為了……得到一點點色彩……」

王地球起身，開始早晨的行程：洗臉、刷牙、換衣服。

女人觀察著王地球

女人：「兩個陽台之間的距離大概一個手臂寬，老式公寓的擁擠，如同這座城市，每一個出口其實都是縫隙，都是現實的寬容。」

手機響起

傳出王地球的答錄聲

王地球依然打理著自己，但沒有要出門的樣子，他為自己準備了早餐

電話答錄：「我是地球，這裡一切安好，不用請求太空總署救援。」

女人：「隔壁的房間偶爾會傳來桌椅搬動的聲音，我想青春期的孩子，總是會為了要貼幾張海報而弄得天翻地覆，但可以看見自己的偶像，就在床邊目送自己入睡，不是很好嗎？」

電話答錄：「我正在獨自航行，在宇宙裡，無重的真空世界。」

女人離開陽台，走到王地球周圍

女人：「我會幻想擁有那些美麗唇膏的女孩，擁有著甚麼樣的生活，她總是很晚睡，每天早上七點不到，甩上門便離開。我總是被甩門聲吵醒，但我始終沒有遇過她。我總是睡得很晚，總是不吃早餐」

女人坐在王地球對面

女人：「有時候我就會一直坐在我的餐桌前，想著我的年少，想著自己曾狂戀著某個人……我早就把那些照片都毀了，我只能貪婪地和這個少女共用著青春，她的青春。」

王地球開始整理家裡

女人跟著他

女人：「拉開抽屜，一整排的調色盤攤開，密密麻麻，顏色在推擠著彼此，鬧哄哄的嘉年華。我醉心於這個挑選的遊戲，好像一切都重新來過。」

王地球走到陽台邊，將窗戶關上

女人：「過了好久我才在電梯裡碰見那個女孩，她嘴唇彷彿親吻過冰雪，失去血色。整個人像是牆壁上的一個汗漬，很淡，但是卻又存在。」

停頓

女人：（憤怒地）「不可能是一個這樣的女孩，她太單薄、太安靜，承受不住那些喧鬧的色彩，我猜，她大概也害怕那些色彩。」

停頓

女人：「我猜女孩今天仍會乖乖待到最後一節，完成她的作業，那一天我再次經過同樣的窗口，五樓高的風依然吹過，」

女人從陽台爬出去，離開觀眾的視線

王地球開始洗碗，一面哼著歌

過了一陣子，女人從門口進來

女人：「整個房間都是他喉嚨的聲響，被壓得細細的，卻還可辨識其粗糙的毛邊。整個房間都是他的聲音，還有淡淡的化妝品氣味。」

女人注視著王地球的一舉一動

王地球開始整理書櫃

女人小心翼翼的要走向陽台，像是在避免發出任何聲音

王地球抽出一本書，翻開

女人正在打開窗戶

王地球：「大樓間傍晚的夕陽橘紅色的光線映在她臉上，像是某種細心裝扮，但她卻毫無知覺，不再感到快樂。」——

女人：（緊接著上一句話，對著王地球大吼）「她墜在地上，如同一滴顏料濺灑在灰色的道路上，她的唇失去血色，卻也染上一抹永恆的紅。」

女人說完，跳下窗台，身影立刻消失

王地球躺在地上

手機響起，進入答錄機錄音

電話答錄：「我是地球，這裡一切安好，不用請求太空總署救援。我正在獨自航行，在宇宙裡，無重的真空世界。」

燈暗

第五場：水星空氣稀薄

咖啡館內，店內有淡淡的老歌演奏版

一位年長的女士坐在位子上，閉著眼認真聽著音樂

服務生在洗杯子，時不時注意女士

服務生端了一塊蛋糕遞給女士

戴水星：我沒有點蛋糕。

服務生：我招待的，今天只有我顧店。

兩人相視而笑，一起聽了一下音樂

戴水星：我有注意到，你每次都放這首歌。

服務生：因為我注意到，你很喜歡這首歌。

戴水星：真的很久了，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是在收音機上……這是甚麼電台在播？

服務生：這是網路上找的，和電台有一點不太一樣。

戴水星：現在已經沒有人在聽電台了啊。

服務生：就像已經很少人寫信，或是打電話給對方。

戴水星：對……蛋糕很好吃。

服務生：是蘋果派，你喜歡就好。

戴水星：你說這間店叫做甚麼名字？

服務生：叫做逗號，這是在你家樓下，你走過來只要五分鐘。

戴水星：我走過來的？

服務生：你女兒剛剛帶你走過來的，你們在這裡要和一個人碰面。

戴水星：我女兒呢？

服務生：他去太平洋了。

戴水星：太平洋？

服務生：她去……上廁所了。對不起。

戴水星：這間店為甚麼叫做逗號？是那個逗號嗎？

服務生：對，當你說一個太長的句子的時候你必須要稍微喘一口氣才能繼續說下去不然你會斷氣然後別人也會聽不懂這樣對你們都沒有幫助你也會——（喘一口氣）喘不過氣。

戴水星鼓掌

服務生：謝謝，你上次也拍手了。

戴水星：有嗎？

服務生：你這次拍的不太一樣，但我也很喜歡。

戴水星：謝謝。

服務生：因為這個原因，老闆才把這邊取成逗號，不管說話，或是生活，都需要一個逗號，把事情稍微切開，讓每個人都可以喘一口氣。

戴水星：我很喜歡。

一個女人從廁所裡走出來，是戴水星的女兒，王穎利

王穎利：媽，怎麼了嗎？

服務生：沒事，我在和他聊天……這塊蛋糕是我請他吃的。

王穎利：謝謝……（對戴水星）媽，我幫你拿張衛生紙。

服務生：你媽看起來好多了。

王穎利：她對這個消息真的很感興趣，雖然我勸過他了。

服務生：今天不用去醫院？

王穎利：醫生也建議她來，有一些改變也是好事。

服務生：持續吃藥嗎？

王穎利：早上在和我鬧驚扭，剛剛才吃。

服務生：等等就讓你談吧……我怕你媽……對了，你爸的事情——

王穎利：你知道的，我原本也不想要來的……你見過那個男人嗎？

服務生：見過……幾次。

王穎利：所以你覺得我們可以成功說服他嗎？

服務生：我不確定。

王穎利：喔，所以你覺得怎麼樣？

服務生：甚麼怎麼樣？

王穎利：你懂得。

服務生：他只是個客人好嗎？

王穎利：Vincent 本來也是個客人啊。

服務生：你很故意。那個人已經有女朋友了，好嗎？

王穎利：嚴格來說沒有，他已經和女朋友分手了。

服務生：我不予置評。

王穎利：所以覺得怎麼樣。

服務生：不怎麼樣。

戴水星：幹嘛不過來坐？偷約會嗎？

王穎利：媽，等一下，我在看要喝甚麼飲料。

戴水星：喝杯茶吧。

王穎利：謝了媽，我喝茶會睡不著，你忘了嗎？（對服務生）我原本以為是開玩笑的……沒想到你說，那個人是認真的。

服務生：你媽也很認真。

王穎利：我希望，醫生說這樣對她比較好，反正我們甚麼都試過了……你和 Vincent 真的沒聯絡了？

服務生：他把我丟下來了。

王穎利：你不想去找他？

服務生：我說過了，他把我丟下來了。

王地球走進咖啡店

服務生：嗨。

王地球：人到了嗎？

服務生指了指王穎利

王穎利上前和王地球握手

王穎利：嗨。

王地球：你好，我有一點遲到了，那我們開始吧。水星你好——

王穎利：我不是水星。

王地球：那誰是水星？

戴水星：我是水星。

停頓

王地球：你是水星？

戴水星：對，我是水星，這是我的名字。

王穎利：就是那個水星，我是她女兒，我叫做穎利——不是萬有引力，那個是——

王地球：「一ㄣˇ」，閃電ㄣ。你是「ㄥ」，沒有尾巴的「ㄥ」

王穎利：聰穎的穎，銳利的利。

王地球：我懂。那為甚麼你……？

王穎利：你以為我應該要叫做金星或是木星嗎？

王地球：我沒有別的意思。

王穎利：這名字可是她取的，水星、穎利甚麼的，聽起來像是個笑話……也用了一輩子。

王地球：所以你爸叫做——

服務生端上一杯飲料

服務生：穎利你的果汁。

王地球：你們認識？

王穎利：我們還是國小同學。

王地球：也太一整套了吧。

服務生：喔，沒比你的人生奇怪。

停頓

戴水星：你有去阿根廷的機票，對不對？

王地球：阿姨，這樣說也沒錯，但是我是要去南極。

戴水星：你會去阿根廷……對吧。

王地球：我會經過，但那不是我的目的地。

戴水星：你為甚麼要去南極？

停頓

王地球：我有點搞不懂。

戴水星：你是不是也要去找人？

王地球：找人？

燈光轉換，進入不寫實的氛圍

老歌演奏版音樂漸大，進入戴水星的回憶裡

戴水星：我們從小就認識了，他是那種……特別安靜的男孩。靜靜在座位上看書，我記得他是整個班上最早開始戴眼鏡的。雖然看起來很瘦弱，但是卻從來沒有被欺負過，他總是從家裡的雜貨店拿一些零散的糖果，到學校賣給同學，一些折價或優惠，可以輕輕鬆鬆收服那些想要欺負他的人。

服務生和王穎利轉換身分，開始扮演年輕的戴水星和丈夫

戴水星：我們在高中時談了第一次戀愛……我們分別念了當時最好的男校女校，隔著幾條街，下課他騎腳踏車載我，一起補習，下課後沿著人行道慢慢走回家。當時大人們也沒以阻止我們，可能這就是好學生的特權吧，我們也不知道是不是愛著彼此，就是好好陪著對方……。

戴水星：你應該覺得這個故事聽到這裡很無聊吧。

王地球：不會。

戴水星：你別說謊，我看的出來，我可是改了學生好幾年的考卷，光看他交上來的樣子，我就知道他到底會不會寫，人騙的了別人，但怎麼樣就是騙不了自己。

王地球：……

戴水星：但是我總要從頭說起，才可以好好地說，因為他不是某一段時間，他本身……就是時間。

戴水星：後來我考上師專，他到了別的地方唸經濟，分隔兩地，我們通信，有時候打電話。不常見面，可是卻常常想對方。後來在我任教的國中附近買了第一棟房子，我變成戴老師，他變成同事口中的小王，我們同時變成爸爸媽媽。有了穎利。

戴水星：那是好長的一段日子。你知道嗎？在我們真正開始一起生活後，我才害怕他會離開我。每天替他準備早餐、拍掉外套上的灰塵，找出他的另一隻襪子……每天，這樣幾乎一模一樣的事情，我都會怕，我會不會讓他覺得很無聊？我上課教課文的時候想，中午在學校吃飯的時候想，載穎利回家的時候也想。我想了好久，一年、五年過去了，我沒有告訴過他，直到有一天他告訴我，好無聊。

王地球：他告訴你「好無聊」？

戴水星：真的有點好氣又好笑……為甚麼是他先說出口了，還有，為甚麼我從來沒有發現過。但我愛他，我很想告訴他，我也是這樣想，我們可以一起解決。但是每天一樣的過去，我一直忘記。我開始聽不懂他的話，他開始不聽我的話。

戴水星：後來，我們分開了……更精準地說，是他離開我了。

服務生和王穎利漸漸變回原本的身分

兩邊時空交錯

服務生：後來，他丟下我了，他說，他需要想一想。

王穎利：想一想甚麼？

服務生：很多事情啊，我們、他、還有一些事情。

王穎利：他只有在想他自己吧。

服務生：他的工作已經讓他躲躲藏藏這麼久了，他為甚麼要再和我在一起？而且我覺得——

王穎利：甚麼？

服務生：我覺得我讓他不快樂。

王穎利：你在說甚麼？

服務生：我是指我在他身邊的時候，我好像沒有辦法真的成為一個……很好很好的人，值得被他喜歡，被他花時間陪伴。

王穎利：你有必要這麼自卑嗎？

服務生：我只是比較謹慎……你知道我讀的書沒有他多，寫不出來那些東西，甚至長得也沒他好看——

王穎利：所以你覺得自己不值得被愛。

服務生：我甚至不確定他愛不愛我，我有時候覺得，他只是同情我。

王穎利：你到底在搞甚麼？

停頓

戴水星：後來他越來越晚回家，我以為他去喝酒，但他身上沒有酒味，也沒有冷氣混雜著香菸的氣味，我一直在想他去哪裡了。有一天我抱著穎利去跟蹤他，我從他的公司走下來，那天很冷，我們一前一後在風中走著，走過好長一段路，人群和我們的方向相反，那好像是聖誕節前夕，大家都很快樂。

停頓

王穎利：你確定他沒有……劈腿？

服務生：我不敢問。

王穎利：就算他喜歡上了另外一個人，你也不敢怎麼樣對不對。

服務生：你甚麼意思。

王穎利：這只是假設。

服務生：像你爸後來離開你們。

王穎利：那是沒有原因的。

服務生：怎麼會說沒有原因。

王穎利：就是……發生了，像是一個必然的規律。

服務生：這就是為甚麼我不敢想。

王穎利：好可悲。

服務生：你也是。

停頓

戴水星：我跟他走回我們家附近的公園，就坐在長椅上，只穿著襯衫。他拉開我幫他打好的領帶，坐在那裡，一直到快半夜才起身回家。穎利在我懷中早就睡了，我回到家就躲回房間開始大哭，我寧願他是去喝酒，去找別的女人，而不是和我一樣，無路可退。

停頓

服務生：你爸以前都會給我糖果吃，拍拍我的頭。

王穎利：我怎麼都不記得。

服務生：你把糖果都給我，你說你不想吃。

王穎利：我果然也沒有甚麼變。

服務生：我們變了很多，記得的好事剩下好少。

王穎利：你現在還想 Vincent 嗎？

服務生：我都相信他有更好的生活了。

王穎利：都是你相信。

服務生：我也只能相信……你爸後來——

王穎利：我不知道他後來過的怎麼樣。

停頓

戴水星：後來他去阿根廷做生意，我們正式斷了聯絡，然後好幾年過去了。

王地球：那為甚麼……

戴水星：怎麼？

王地球：你現在要去找他？

戴水星：他上個禮拜死了。

停頓

王穎利：我只知道她死了。這就是為甚麼我在這裡。

停頓

戴水星：消息經過非常多人的傳遞，才到我耳裡來，聽起來好像已經很舊了……我想我必須飛過去一趟。

王地球：你為甚麼要去找他？

戴水星：他不應該一個人在那裏，他應該在這裡有點擁擠的城市，雖然這讓他很無聊，但這裡有人愛她，有人在等她回來。

王地球：你怎麼知道那裡沒有人愛他？

停頓

王穎利到戴水星和王地球桌邊

王穎利：王先生……我們想要、想要你把那兩張機票賣給我們。或是退掉也行——不，不要退掉。我想要請你把那兩張機票賣給我們。

王地球：賣給你們……？那時候應該還有其他航班吧。

王穎利：當然有，只是——

戴水星：我要去把他帶回來，不計代價。

王穎利：媽，我正在談。

戴水星：我要去。

王穎利：媽，你當然要去。

戴水星：我可以自己去。

王穎利：你不能，你必須要有人陪著，我要和你去，這就是為甚麼我們要來和這位——

王地球：地球。

王穎利：地球先生買機票的原因，因為我們短時間內訂不到兩個人的行程，我們……可以接受的班機。

戴水星：穎利，你試都沒試。

王穎利：我試過了……我現在不想吵這個。（對王地球）王先生，你的飛機是下個禮拜出發對不對？

王地球：對。

王穎利：你應該還沒找到……另外一個人去嗎？

王地球：我正在努力。

王穎利：是這樣子的……我想你可不可以把這兩張機票賣給我們，然後等你找到另外一個人的時候，你再出發？

王地球：這不是我們碰面的目的。

王穎利：我們是真的很需要那兩張機票。

戴水星：我要去把他接回來。

王穎利：媽，我知道。

王地球：可是你們為甚麼不再去訂？班機應該還有？

戴水星：穎利，你有這樣做嗎？

王穎利：有，但那不是我們可行的路。

戴水星：甚麼叫做不可行？

王穎利：我們先不要討論這個。王先生，我想請你把這兩張機票……讓給我們。

王地球：「讓」？

王穎利：是這樣的……我們可能需要——

戴水星：我們為甚麼不能自己買，自己坐過去？

王穎利：因為時間太趕了，我們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

戴水星：我都知道網路這一回事，你可以上網訂票，然後你就可以得到機票。

王穎利：說起來很簡單，但事情根本不是這樣。

王地球：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王穎利：我們知道你有一張機票的名字是戴水星……那張可以給我媽媽，至於另一張機票我們可以再想想辦法……

王地球：你是說……我們三個一起去？

王穎利：也不是……可以說是，我們——

戴水星：我們應該可以自己買機票飛過去。

王穎利：媽，你甚麼都不懂！

戴水星：我不懂甚麼？

王穎利：你不應該這樣和我說話。

戴水星：你才不應該這樣和我說話。

王穎利：我已經在努力了，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打斷我。

戴水星：那你再努力一點。

王穎利：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這樣說我？我做了這麼多，都讓你不滿意，每次都是這樣，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

戴水星：我只是希望你和我過去，把爸爸接回來。

王穎利：我知道你想要去。

戴水星：越快越好。

王穎利：王先生，我希望你給我們那兩張機票……一張給我媽媽，另一張我會想辦法，改名字的費用我會出，但是機票的錢……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王地球：沒有辦法？

王穎利：就是沒有辦法。

戴水星：穎利！

王穎利：媽！

戴水星：他要甚麼就給他，我們拿到那兩張機票，就可以去阿根廷。

王穎利：媽，我知道。

戴水星：就算要錢，也給他。

王穎利：可是我們沒有錢了。

停頓

王穎利：我們早就沒有錢了。

戴水星：不可能。

王穎利：我們真的沒有錢了。這幾年你花太多錢在讓自己好一些，去買回過去喜歡的那些卡

帶、收音機或是腳踏車，然後全部放在家裡，堆了一大堆，但是根本沒有用，我們的房子已經不大了，被這些雜物堆得更小了。

戴水星：那才不是雜物，那是回憶。

王穎利：我們根本被他困住了！你每個禮拜還是花錢坐火車回老家，但是除了車站裡的商店以外哪裡都不去。我們坐在那裏一個下午，然後又回來，每個禮拜都這樣來來回回。

戴水星：我需要出去走走。

王穎利：我還要帶你去看醫生，然後你都不吃藥，我們就在大醫院裡面不停的走，每個禮拜、每個月，然後你只是一直抱怨。

戴水星：我不相信他們。

王穎利：我們原本有的那些錢，早就沒有了，爸走了之後都是我一個人在賺錢，我還要這樣陪著你，然後一點點地被你的「回憶」掏空。如果有錢，我早就自己買了機票過去，但現在，我連機票改名字的費用都不確定付不付得出來了。

停頓

王穎利：我也不想在這裡對一個陌生的男人低聲下氣，但是我必須要這樣，因為你想去，都是因為你想去。

戴水星：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改掉……改成和他一樣，「地球」，你就可以用他的機票了。

王穎利：你竟然要把名字改掉？你要我把，你給我的名字「改掉」？

戴水星：我努力在想辦法解決問題。

王穎利：媽，我是穎利，你知道我——

戴水星：我現在腦袋很清楚！

王穎利：這名字是你取的！

戴水星：我不管，你現在可以改掉。

停頓

王穎利：我不想去阿根廷。

戴水星：你說甚麼？

王穎利：我不想去，我不想把他帶回來。

戴水星：你怎麼可以？

王穎利：他已經死了！

戴水星：他是你爸。

王穎利：他只是你的老公，是你想把他帶回來。

戴水星：你不知道她給你了甚麼。

王穎利：或許他在他離開前真的有照顧過我……但我真的沒有印象了。

戴水星：我要把他接回來這裡！

王穎利：為甚麼，你還是這樣愛著他。

戴水星：因為我答應過他！

王穎利：那為甚麼，你從來都沒有想過我？這些年我陪在你身邊，早就超過他離開我們的日子了。

戴水星：要不是你爸，這個世界不會有你。

王穎利：要不是我，你今天也沒辦法到這裏。

戴水星：我自己可以。

王穎利：媽，我不是不愛你，但是這幾年，我都覺得你被困在過去太久了。

戴水星：你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王穎利：你不能一直活在過去！

戴水星：我沒有在和你談過去。

王穎利：現在，沒有人會因為你不想他而怪你了。

戴水星：我愛他。

王穎利：媽，他死了，我們自由了。

長長的停頓

戴水星：我累了。

王穎利：我們回家。

王地球：阿姨，你剛剛問我，是不是要去找人……我其實沒有要去找人，我原本要和一個人

一起去，但是她現在離開我了。過了這麼久，我還是會覺得難過，我還是會氣她離開我……但是我沒有辦法給你那兩張機票，因為我發現，我自己也想要去南極。或許說，我也需要這一趟旅行，把自己接過去南極。

停頓

戴水星：幾點了？

服務生：天已經暗下來了。

戴水星：我有點累了……

王穎利：地球，祝你旅途平安……媽，我們回家。

戴水星和王穎利離開咖啡館

服務生一同跟出去

留下王地球一個人坐在咖啡館內，還聽得見淡淡的背景音樂

服務生回來

王地球：還好吧？

服務生：穎利要我和你說謝謝。

王地球：不客氣，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停頓

服務生：所以是下個禮拜？你就要出發了？

王地球：就是下個禮拜了。

服務生：你還有任何的人選嗎？

王地球：這個世界上不會有第二個戴水星了。我應該要放棄，然後自己一個人去。

服務生：別這樣。你當初為甚麼想要……再找到一個水星？

王地球：我沒有想要找人來取代他……好，或許一開始我是這樣想，但我發現這是不可能的，每個人都和他差一點點……就像是一個又一個錯字。

服務生：就像一個字有好幾百種不同的錯法。你當然也可以搞砸好幾次。

王地球：還真是謝了。

服務生：但你沒有放棄。

王地球：因為我覺得不能讓這張機票白白浪費，我最糟還可以去一趟南極，但對一個人來說，這張機票可能代表一個改變，一個……可能性。

服務生：對別人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王地球：對，我一直都是這樣相信的。

服務生：我感覺得出來，在你和那些不同的水星聊天的時候，你是真的在這裡，和她們說著話。很可惜都沒有成行。

王地球：沒有關係……我想我要走了。

服務生：晚安，祝你旅途平安。

王地球：蘋果派真的很好吃。

服務生：謝謝。

打烊的氣氛，服務生收拾桌上的餐具

王地球往外走

王地球：我後來一直在想水星的事情。

服務生：哪一個？

王地球：最一開始的那個。

服務生：寫小說的那個。

王地球：對，我回去又重讀了一次小說，我才發現我好久沒有讀了，讀到結尾的時候發現，真的不要讓那個女人死掉比較好，死掉有點太……殘忍了。

服務生：但是你原本很喜歡。

王地球：或許是水星喜歡，我才真的喜歡。

服務生：我或許是 Vincent 喜歡，我才喜歡。

王地球：Vincent？

服務生：我男友。我的前男友。

王地球：喔。

停頓

王地球：後來你們怎麼了？

服務生：甚麼怎麼了？

王地球：他為甚麼去了阿根廷？

服務生：他把我丟下來了。

王地球：對，你被他丟下來，可是，他為甚麼要離開你？

服務生：他說，他要去看燈塔，我不知道那是甚麼意思。他說那裡有一座燈塔。

王地球：這聽起來像是某種隱喻。

服務生：這不是隱喻，這是他真真實實告訴我的話。

王地球：你就願意這樣被他丟下來？

服務生：不然要死纏爛打嗎？

王地球：你試過了嗎？

服務生：我不想試，我覺得愛沒有理由，所以離開也不用有理由。

王地球：你聽起來很害怕。

服務生：我怕知道答案，任何一個都是。我沒有你這麼勇敢。

王地球：我其實也不勇敢，但我正在練習……你很想他嗎？

服務生：你很想她嗎？

王地球：我很想水星

服務生：那有甚麼不一樣？我才不要到他面前，求他回來。

王地球：但我現在不想要他回來，我只想告訴他，我要出發了。這是不一樣的。現在，我要一個人去全地球最冷、最脆弱的地方的地方……雖然她離開之後，我的整個世界就水星逆行行了。

服務生：滿好笑的。

王地球：但這告訴我，或許要走上不同的路。

服務生：祝你一路順風。

停頓

服務生：我是說真的，祝你一路順風。

服務生開始收拾店裡

王地球準備離開

服務生：我那天看到消息，水星又要再出一本新書了，叫做《行星記事》。

王地球：我不知道……

服務生：我讀了。

王地球：怎麼樣？

服務生：你知道《行星記事》在講些甚麼嗎……喔你沒有看。她裡面寫了一個寓言故事，有一顆行星在宇宙大爆炸後，開始不停遠離他的熟悉的位置，他距離每顆星球越來越遠，他感到很徬徨。但是偶然有一顆流星劃過的時候，他會覺得快樂，但是那種快樂卻是短暫的。

王地球：很像水星會講的故事……。

服務生：然後這顆星球不停在想，他會不會有一天被推到宇宙的邊緣，然後在一個角落的地方，永永遠遠的被忘記了。所以這顆行星覺開始繞著恆星旋轉，雖然他必須依賴著他人，但他卻擁有了一種穩定的生活。

王地球：很神奇的一個故事。

服務生：的確沒有甚麼不好，但我不喜歡。

王地球：你不喜歡？

服務生：因為他好像告訴你，你必須要依賴著人才能活。

王地球：但我覺得聽起來，像是告訴每個害怕寂寞的人，就算旋轉很可怕，但那是讓你開始運行的方式。

停頓

服務生：我在裡面讀不到任何人的影子。沒有我熟悉的那些……或許這真的是戴水星本人寫的。

王地球：那很好，這表示沒有人要再躲躲藏藏的了。水星……或是……

服務生：Vincent。

王地球：對，他們都自由了。

停頓

王地球：你打烊吧，我要回家了。

服務生：王地球，我問你，如果說他們都自由了，那你覺得你自由了嗎？

王地球：在我放棄要找到另一個戴水星的時候，我就自由了。

服務生：那如果我說，我也叫戴水星呢？

王地球：你不是叫 Kevin？

服務生：對，我是說，如果我也叫戴水星呢？

王地球：那真的太巧了，在我放棄的時候，又有一顆水星出現了。你不要亂動喔，不然我又要再逆行一次。

服務生：少來……你會把機票給我？

王地球：你會收下這張到阿根廷的機票吧。

服務生：或許。

王地球：我還是會去南極看企鵝，去踩在雪裡。

服務生：好冷，我到阿根廷就好，去看燈塔。

王地球：這是一趟非常痛苦的旅程，要三十個小時以上，不停轉機，還有時差。

服務生：沒有關係。

王地球：你願意和一個……陌生人，共同擁有這份苦難，只為了到地球的另一端。

服務生：我願意，因為那裏有一個人，我必須要去找他，去告訴他一些事情……我覺得我自己真的很莫名其妙，勇氣突然就這樣出現，好像很多事情就莫名其妙出現了。

王地球：就像宿舍洗衣機裡自己的衣服裡面出現別人的襪子，你想破了頭，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在甚麼時候，把襪子丟到裡面來。但會不會，他根本一開始就在裡面呢？

服務生：我覺得很好笑。

停頓

服務生：真可惜我不叫戴水星，不然就有一張免費的機票了。

王地球：你可以擁有一段新的旅程，自己的旅程。

服務生：如果……我說如果，去了但甚麼都沒有改變？

王地球：你去了阿根廷。這樣就夠了。

服務生：我不知道那代表甚麼。

王地球：我也不知道。

服務生：但不重要，只要出發就好。

王地球：出發就好。

服務生：我會記得的。

王地球：早點休息吧，晚安。

服務生：晚安……對了，我對你來說也是一個錯字吧，不是戴水星，不是一個女生……一個標標準準的錯字。

王地球：可是你很特別。

兩人相視而笑

王地球：這段日子謝謝你。

服務生：不客氣。

王地球：祝我們旅途都平安。

服務生：祝我們真正的自由。

王地球離開咖啡館

服務生一個人站在場中間，笑了

第六場：落地

王地球的房間

王地球整理著行李，一陣流行音樂聲響起，傳出電話答錄聲

電話答錄：「我是地球，這裡一切安好，不用請求太空總署救援。我正在獨自航行，在宇宙裡，無重的真空世界。」

王地球整理行李，沒有接起電話

電話另一頭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空氣中是收東西的窸窣聲

電話掛斷

王地球拿起手機，重新錄製電話答錄

王地球：「我是地球，這裡一切安好，我正在前往南極的路上，對，一個人，不用特別來找我……我會回來的。」

王地球放下電話，繼續收拾行李

王地球：或許不會。

燈暗

全劇終